



王心齋全集

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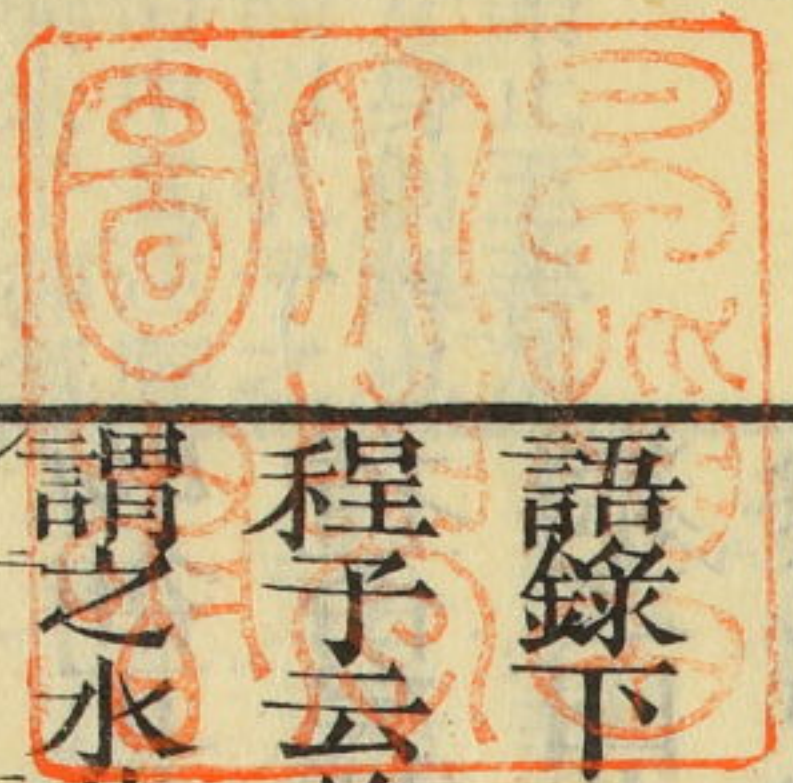
和
26
2

~ 16
26
2



門和16
號 26
卷 2

剖纖析微命
學者撥雲霧
而睹青天



王心齋先生全集卷三

楚黃耿定力
原校

金陵焦竑

曾孫元鼎 輯

八姪孫以鉦震九讀識

語錄下

程子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清固水也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此語未瑩恐誤後學孟子只說性善蓋善固性也惡非性也氣質也變其氣質則性善矣清固水也濁非水也泥沙也去其泥沙則水清矣故言學不言氣質以學能變化氣質也故曰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張子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

王文貞公全集卷之三語錄

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語亦要善看謂氣質雜性故曰氣質之性

大學乃孔門經理萬世的一部完書喫緊處只在止於至善格物卻正是止至善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格物也故即繼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不用增一字解釋本義自足驗之中庸論孟周易洞然照合孔子精神命脈具此矣諸賢就中會得便知孔子大成學

諸生問止至善之旨先生曰明明德以立體親民以達用體用

謂止至善為安身創解也而以孔子之時中為注腳與朱子卻無抵牾學不到時處亦未可為事理當然之極學者詳之

一致先師辨之悉矣此堯舜之道也更有甚不明但謂至善為心之本體卻與明德無別恐非本旨明德即言心之本體矣三揭在字自喚省得分明孔子精蘊立極獨發安身之義正在此堯舜執中之傳無非明明德親民之學孔子卻於明明德親民中立起一箇極來故又說箇在止於至善止至善者安身也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本治而未治正已而物正也大人之學也是故身也者天地萬物之本也天地萬物未也知身之為本是以明明德而親民也身未安本不立也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本亂治未愈亂也故易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如此而

學如此而為大人也不知安身則明明德親民御不賢得天
下國家的本是故不能主宰天地幹旋造化立教如此故自生
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解定靜安慮
握要透宗即
見與朱子異

諸生問曰夫子謂止至善為安身則亦何所據乎先生曰以經
而知安身之為止至善也大學說簡止至善便只在止至善上
發揮物有本末格絮度也絮度於本末之間而知自天子以至
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知本知之至也知至知止也如是
而不求於未定也如是而天地萬物不能撓已靜也如是而首
出庶物至尊至貴安也如是而知幾先見精義入神仕止久速

朱子亦何必
黜此哉

變通趨時慮也如是而身安如綿蠻黃鳥止於邱隅色斯舉矣
翔而後集無不得所止矣止至善也孔子嘆曰於止知其所止
可以入而不如鳥乎要在知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齊安身
以安國而國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故曰修己以安人修
己以安百姓孟子曰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失其身而能事其親
者吾未之聞同一旨也不知安身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
家哉

或問格字之義先生曰格如格式之格即後絮矩之謂吾身是
簡矩天下國家是簡方絮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

以只去正矩却在方上求矩正則方正矣方正則成格矣故曰物格吾身對上下前後左右是物絜矩是格也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一句便見絜度格字之義大學首言格物致知說破學問大機括然後下手功夫不差此孔門家法也

或問反已是格物否先生曰物格知至知本也誠意正心修身立本也本末一貫是故愛人治人禮人也格物也不親不治不答是謂行有不得於心然後反已也格物然後知反已反已是的格物的功夫反之如何正已而已矣反其仁治敬正已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正已而物正也然後身安也知明明德而不

知親民遺末也非萬物一體之德也知明明德親民而不知安身失本也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亦莫之能親民也知安身而不知明明德親民亦非所謂立本也

先生謂諸生曰大學謂齊家在修其身修身在正其心何不言正心在誠其意惟曰所謂誠其意者不曰誠意在致其知而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此等處諸賢曾一理會否也對曰不知也請問焉先生曰此亦是喫緊去處先儒皆不曾細看夫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言國治而天下之儀形在是矣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家齊而

語錄首節所謂誠意正心各有功夫者於是發明其旨易中孚本義以一卦言之為中虛以二體言之為中實中實謂心皆天理也中虛謂心無私欲也不是兩事卻有二義學者參互觀之徐當冰釋

國之儀形在是矣所謂齊家在修其身修身在正其心者皆然也至於正心卻不在誠意誠意不在致知誠意而后可以正心知至而后可以誠意夫戒慎恐懼誠意也然心之本體原着不得纖毫意思的纏着意思便有所恐懼便是助長如何謂之正心是誠意功夫猶未妥貼必須掃蕩清寧無意無必不忘不助是他真體存存纔是正心然則正心固不在誠意內亦不在誠意外若要誠意卻先須知得箇本在吾身然後不做差了又不

落在我身上做功夫不先致知就去誠意則誠意又做差了不先誠意就去正心則正心又着空了既能誠意不去正心則誠意又卻助了知至而后有誠意功夫意誠而后有正心功夫卻不可以誠意為正心以致知為誠意故不曰正心在誠其意誠意在致其知者如此也悟此大學微旨否諸生謝曰此千載未明之學幸蒙指示今日知所以為學矣

先生謂朱純甫曰學問須知有箇槩柄然後用功不差本末原拆不開凡於天下事必先要知本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是安身也立本也明德止至善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是所以安人安

身與之
說

天下也不遺末也親民止至善也此孔子學問精微粵領處前
此未有能知之者故語賜曰非爾所及也

程宗錫問此之謂自謙訓作自慊何如先生曰此正承物格知
至說來既知吾身是箇本只是毋自欺真真實實在自己身上
用功夫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畧無纖毫假借自是自滿之心是
謂自謙卽中庸敦厚以崇禮也謙者無不慊慊者未必能謙也
然功夫只在慎獨而已故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
其天乎如此而慎獨則心廣體胖身安也

先生謂周季翰曰止於仁止於敬止於孝止於慈止於信若不

先曉得箇安身則止於孝者烹身割股有之矣止於敬者餓死
結纓有之矣必得孔子說破此機括始有下落纔能內不失已
外不失人故大學先引緝蠻詩在前然後引文王詩做誠意功
夫纔得完全無滲漏

先生謂徐子直曰何謂至善對曰至善卽性善曰性卽道乎曰
然曰道與身孰尊身與道何異曰一也曰今子之身能尊乎否
歟子直避席請問曰何哉夫子之所謂尊身也先生曰身與道
原是一件聖人以道濟天下是至尊者道也人能宏道是至尊
者身也尊身不尊道不謂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謂之尊道須

道尊身尊纔是至善故曰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無道以身
徇道必不以道徇乎人使有王者作必來取法致敬盡禮學焉
而後臣之然後言聽計從不勞而王如或不可則去仕止久速
精義入神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避世避地避言避色如神龍變
化莫之能測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又曰求而往明也動
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見險而能止知矣哉又曰君子之守修
其身而天下平若以道從人妾婦之道也已不能尊信又豈能
使彼尊信哉及君有過卻從而諫或不聽便至於辱且危故孔
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子直拜而謝曰越甚慚於

夫子之教

即孟子姑舍
是之意

門人問志伊學顏先生曰我而今只說志孔子之志學孔子之
學曰孔子之志與學與伊尹顏淵異乎曰未可輕論且將孟子
之言細思之終當有悟

或曰出則爲帝者師然則天下無爲人臣者矣先生曰不然學
也者所以學爲師也學爲長也學爲君也帝者尊信吾道而吾
道傳於帝是爲帝者師也吾道傳於公卿大夫是爲公卿大夫
師也不待其尊信而銜玉以求售則爲人役是在我者不能自
爲之主宰矣其道何由而得行哉道旣不行雖出徒出也若爲

以德則師也
以位則臣也
如湯之於伊
尹文武之於
太公皆是

祿仕則乘田委吏牛羊茁壯會計當盡其職而已矣道在其中而非所以行道也不為祿仕則莫之為矣故吾人必須講明此學實有諸己大本達道洞然無疑有此欄柄在手隨時隨處無入而非行道矣

天道人道家事國事時而已矣君子而時中時乘六龍也

或問時乘六龍先生曰此是說聖人出處是這出處便是這學此學既明致天下堯舜之世只是家常事

此孔子諄諄

或問能容下之慢而不能受上之陵其病安在先生曰總只是一箇傲容下之慢視以為不足與校云耳君子只知愛人敬人或問節義先生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道尊而身不辱其知幾

教人者時人不察耳

乎曰然則孔孟何以言成仁取義曰應變之權固有之非教人家法也

明儒多昧於見險能止之義公故云然

門人歌道在險夷隨地樂先生曰此先師當處險時言之學者不知以意逆志則安於險而失其身者有之矣

或問處人倫之變如何先生曰處變而不失其常善處變者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此常道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不以其害己而或問也此處變而不失其常也

身不安而心

有疑先生安身之說者問焉曰夷齊雖不安其身然而安其心

安者有之矣
未有心不安
而身安者也

矣先生曰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
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
之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斯其為下矣

當時時勢不
必有此事
古正道卻不
可無此議論

或問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論語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民到于今稱之是皆孔子言也何事異而稱同邪
先生曰湯武有救世之仁夷齊有君臣之義既皆善故並美也曰二者必何如而能全美曰紂可伐天下不可取彼時尙有微子在迎而立之退居於豐確守臣職則救世之仁君臣之義兩得之矣且使武庚不至於畔夷齊不至於死此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易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麤鼠飲河不
過滿腹顏子
簞瓢陋巷至
足也若困於
飢寒孔子那
得不問

有以伊傅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門人問曰何謂也曰伊傅得君可謂奇遇設其不遇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

或問辭受取與固君子守身之節不可不慎如顏子之貧孔子何不少助之先生曰重於情則累於道君子之與受視諸道而已故曰非其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如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

或問昔者仲由端木賜顏淵侍孔子而論學仲由曰人善我者我固善之人不善我者我則不善之端木賜曰人善我者我固

善之人不善我者我姑引之進退之間而已顏淵曰人善我者我固善之人不善我者我亦善之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此三子之是非何如而孔子之所以異於三子者又何如先生曰子路之謂直也子貢之謂教也顏淵之謂德也直可加之夷狄教可行之朋友德可行之親屬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者在夷狄則用子路之直在朋友則用子貢之教在親屬則用顏子之德並行而不悖者也

先生問門人曰孔子與黜之意何如對曰黜得見龍之體故與之也曰何以爲狂也曰以其行不掩言也曰非也黜見吾道之

善言德行

大而略於三子事爲之末此所以爲狂也

王子敬問莊敬持養功夫先生曰道一而已矣中也良知也性也一也識得此理則見見成成自自在在卽此不失便是莊敬卽此常存便是持養真體不須防檢不識此理莊敬未免着意纔着意便是私心

或問中先生曰此童僕之往來者中也曰然則百姓之日用卽中乎曰孔子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使非中安得謂之道特無先覺者覺之故不知耳若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有所見便是妄妄則不得謂之中矣

劉君錫問常恐失卻本體即是戒慎恐懼否先生曰且道他失到那裏去

先生謂子敬曰近日功夫何如對曰善念動則充之惡念動則去之曰善念不動惡念不動又如何不能對先生曰此卻是中卻是性戒慎恐懼此而已矣是謂顧諟天之明命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常是此中則善念動自知惡念動自知善念自充惡念自去知此慎獨便可知立大本知立大本然後內不失已外不失人更無滲漏使人人皆如此用功便是致中和便是位天地育萬物事業

公謂立本在安身安身為立本其功夫精關却如此豈總總避愚偷生者所得藉口

知性則知天知命則樂天不息則同天

或問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先生曰我知天何惑之有我樂天何憂之有我同天何懼之有

或曰出必為帝者師處必為天下萬世師母乃好為人師歟先生曰學不足以為人師皆苟道也故必修身為本然後師道立而善人多如身在一國必修身立本以為一家之法是為一家之師矣身在一國必修身立本以為一國之法是為一國之師矣身在天下必修身立本以為天下之法是為天下之師矣故出必為帝者師言必尊信吾修身立本之學足以起人君之敬信來王者之取法天然後道可傳亦可行矣庶幾乎已自配得

天地萬物而非牽以相從者也斯出不遺本矣處必為天下萬世師言必與吾人講明修身立本之學使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夫然後立必俱立達必俱達庶幾乎修身見世而非獨善其身者也斯處不遺末矣孔孟之學正如此故其出也以道狗身而不以身狗道其處也學不厭而教不倦本末一貫合內外之道也夫是謂明德親民止至善也

王心齋先生全集卷四

楚黃耿定力

原校

曾孫元鼎

輯

金陵焦竑

八姪孫以鉦震九讀識世

雜著

孝箴

父母生我形氣俱全形屬乎地氣本乎天中涵太極號人之天此人之天即天之天此天不昧萬理森然動則俱動靜則同焉天人感應因體同然天人一理無大小焉一有所昧自暴棄焉惟念此天無時不見告我同志勿為勿遷外全形氣內保其天

精透不減西銘

苟不得已殺身成天古有此輩殷三仁焉斷髮文身泰伯之天
探薇餓死夷齊之天不逃得烹申生之天啟手啟足曾子之全
敬身為大孔聖之言孔曾斯道吾輩當傳一日克復曾孔同源

孝弟箴

事親從兄本有其則孝弟為心其理自識愛之敬之務至其極
愛之深者和顏悅色敬之篤者怡怡侍側父兄所為不可不識
父兄所命不可不擇所為若是終身踐迹所為未是不可姑息
所命若善盡心竭力所命未善反復思繹敷陳義理譬喻端的
陷之不義於心何憚父兄之愆子弟之責堯舜所為無過此職

譬恐譬
之訛
喻親於道是
謂大孝

鯀鱓說 一作鯀鱓賦

道人閒行於市偶見肆前育鱓一罈覆壓纏繞奄奄然若死之
狀忽見一鯀從中而出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周流不
息變動不居若神龍然其鱓因鯀得以轉身通氣而有生意是
轉鱓之身通鱓之氣存鱓之生者皆鯀之功也雖然亦鯀之樂
也非專為憫此鱓而然亦非為望此鱓之報而然自率其性而
已耳於是道人有感喟然歎曰吾與同類並育於天地之間得
非若鯀鱓之同育於此罈乎吾聞大丈夫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幾不在茲乎遂思整車束裝慨然有
遠取諸物

思八風雲

周流四方之志少頃忽見風雲雷雨交作其歟乘勢躍入天河
投於大海悠然而逝縱橫自在快樂無邊同視樊籠之鱈魚將
有以救之奮身化龍復作雷雨傾滿鱗矧於是纏繞覆壓者皆
欣然而有生意俟其甦醒精神同歸於長江大海矣道人欣
然就車而行或謂道人曰將入樊籠乎曰否吾豈匏瓜也哉焉
能繫而不食將高飛遠舉乎曰否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然
則如之何曰雖不離於物亦不囿於物也因詩以示之曰一旦
春來不自由遍行天下壯皇州有朝物化天人和麟鳳歸來堯
舜秋

復初說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其心而已矣誠心復其
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
誠則無事矣故誠者聖人之本聖誠而已矣是學至聖人只復
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知不善之動者良知也知不善之動而復
之乃所謂致良知以復其初也

安定書院記

通書曰曷為天下善曰師師者立乎中善乎同類者也故師道
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非天下之至善其

朱子註學字
首以明善復
初為言誰謂
紫陽姚江見
同冰炭

孰能與於此哉昔宋宏定胡先生泰州人也有志於學一鄉崇祀為百世師况天下之至善乎今豫章瑤湖王先生予同門友也學於陽明先生遵良知精一之傳來守是邦以興起斯文為已任構安定書院召遠近之士居而教之是一時之盛舉也予家居安豐去此百里許亦承其召而往學焉予謂道在天地間實無古今之異自古惟有志者得聞之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餘何足言哉嗟夫有志之士何代無之若非明師良友鼓舞於前誘掖獎勸抑其過引其不及以至於中其不至於半途而廢行不著習不察流於異端枝葉者鮮矣予也東西南北之

人也今瑤湖先生轉官北上予亦歸省東行辱諸友相愛後會難期故書此以為後日之記云

明哲保身論

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所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人皆有之聖人與我同也知保身者則必愛身如寶能愛身則不敢不愛人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吾身保矣能愛人則不敢惡人不惡人則人不惡我人不惡我則吾身保矣能愛身者則必敬身如寶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人必敬我人敬我則吾身保矣能敬身則不敢慢人不慢人

平身靜氣其
言藹如

則人不慢我人不慢我則吾身保矣此仁也萬物一體之道也
以之齊家則能愛一家矣能愛一家則一家者必愛我矣一家
者愛我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家矣以之治國則能
愛一國矣能愛一國則一國者必愛我矣一國者愛我則吾身
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國矣以之平天下則能愛天下矣能
愛天下則天下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莫不尊親則吾身保矣
吾身保然後能保天下矣此仁也所謂至誠不息也一貫之道
也人之所以不能者爲氣稟物欲之偏氣稟物欲之偏所以與
聖人異也與聖人異然後有學也學之如何明哲保身而已矣

如保身而不知愛人必至於適己自便利已害人將報我則
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此自私之
輩不知本末一貫者也若夫知愛人而不知愛身必至於烹身
割股舍生殺身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
哉此忘本逐末之徒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故君子之學以已
度人已之所欲則知人之所欲己之所惡則知人之所惡故曰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必至於內不失己外
不失人成己成物而後己此恕也所謂致曲也忠恕之道也故
孔子曰敬身爲大孟子曰守身爲大曾子啟手啟足皆此意也

古今之囑臨別者必曰保重保重謂保身也有保重之言而不告以保身之道是與人未忠者也吾與瑤湖子相別而告之以此者非瑤湖子不知此而告之欲瑤湖子告之於天下後世之相別者也

樂學歌

先儒常教人尋孔顏樂處公當下會得自此以往自不能住手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於戲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

天理良知說

或問天理良知之學同乎曰同有異乎曰無異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惟其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以為天然自有之理惟其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也故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良知也入太廟每事問是天理也惟其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以入太廟每事問惟其入太廟每事問便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曰致曰體認知天理也否則日用不知矣曰以子之言天理良知之學同而無疑矣人又以為異者何哉曰學本無

聖道譬一都會水陸四面期於至止學者是此而非彼過矣且或摘其流弊以陸之顛水之溺為指路者尤更謬夷惠

皆仁文武同
聖何必例以
一致乎

異以人之所見者各自爲異耳如一人有名焉有字焉有知其
名而不知其字者則執其名爲是而以稱字者爲非也有知其
字而不知其名者則執其字爲是而以稱名者爲非也是各以
已之所見者爲是以人之所見者爲非也既知人矣又知名矣
又知字矣是旣以已之所見者爲是又知人之所見者亦爲是
也夫然後洞然無疑矣

勉仁方

予幸辱諸友相愛彼此切磋砥礪相勉於仁惟恐其不能遷善
改過者一體相關故也然而不知用力之方則有不能攻已過

而惟攻人之過者故友朋往往日見其疎也是以愛人之道而
反見惡於人者不知反躬自責故也予將有以諭之夫仁者愛
人信者信人此合外內之道也于此觀之不愛人不仁可知矣
不信人不可知矣故愛人者人恒愛之信人者人恒信之此
感應之道也于此觀之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已之不仁可
知矣人不信我非特人之不信已之不信可知矣君子爲已之
學自修之不暇奚暇責人哉自修而仁矣自修而信矣其有不
愛我信我者是在我者行之有未深處之有未洽耳又何責焉
故君子反求諸其身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以及至於顏子之犯而

不校者如此之用功也然則予之用功其當以顏子自望而望於諸友乎抑不當以顏子自望而望於諸友乎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物不獲其所卽己之不獲其所也務使獲所而後己是故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天地位而萬物育此予之志也故朋之來也予日樂之其未來也予日望之此予之心也今朋友自遠方而來者豈徒然哉必有以也觀其離父母別妻子置家業不遠千里而來者其志則大矣其必有深望於予者也予敢不盡其心以孤其所望乎是在我者必有所責任矣朋之來也而必欲其成就是予之本心也而欲其速成則不達焉必也

使之明此良知之學簡易快樂優游厭飫日就月將自改自化而後已故君子之道以人治人改而止其有未改吾寧止之乎若夫講說之不明是己之責也引導之不時亦己之責也見人有過而不能容是己之過也能容其過而不能使之改正亦己之過也欲物正而不先正己者非大人之學也故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是故君子學不厭而教不倦者如斯而已矣觀其汲汲皇皇周流天下其仁可知矣文王小心翼翼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其仁可知矣堯舜兢兢業業允執厥中

爾如有所立卓

以四海困窮爲己責其仁可知矣觀夫堯舜文王孔子之學其同可知矣其位分雖有上下之殊然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則一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吾儕其勉之乎吾儕其勉之乎然則予之用功其當以堯舜文王孔子自望而望於諸友乎抑不當以堯舜文王孔子自望而望於諸友乎噫我知之矣而今而後予當自信矣予當自信矣予當自信而仁於諸友矣予當自信而信於諸友矣然則予敢不自用功而自棄而棄於諸友乎予知諸友之相愛肯不自用功而自棄而棄乎故知此勉仁之方者則必能反求諸其身能反求

諸其身而不至於相親相愛者未之有也

大成歌 寄羅念菴

十年之前君病時扶危相見爲相知十年之後我亦病君期枉顧亦如之始終感應如一日與人爲善誰同之堯舜之爲乃如此芻蕘詢及復奚疑我將大成學印證隨言隨悟隨時躋只此心中便是聖說此與人便是師至易至簡至快樂至尊至貴至清奇隨大隨小隨我學隨時隨處隨人師掌握乾坤大主宰包羅天地真良知自古英雄誰能此開闢以來惟仲尼仲尼之後微孟子孟子之後又誰知廣居正路致知學隨語斯人隨知覺

指點活潑潑地是喫緊為入處

自此以往又如何吾儕同樂同高歌隨得斯人繼斯道太平萬世還多多我說道心中和原來箇箇都中和我說道心中正箇箇心中自中正將中正覺斯人便是當時大成聖自此以往又如何清風明月同高歌同得斯人說斯道大明萬世還多多

王道論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書曰刑期於無刑此王道也夫所謂王道者存天理遏人欲而已矣天理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人欲者不孝不弟不睦不嫻不任不恤造言亂民是也存天理則人欲自遏天理必見

致治宗旨

是故堯舜在位比屋可封周公輔政刑措不用是其驗也蓋刑因惡而用惡因無教養而生苟養之有道教之有方則衣食足而禮養興民自無惡矣刑將安施乎然養之道不外乎務本節用而已古者田有定制民有定業均節不忒而上下有經故民志一而風俗淳衆皆歸農而冗食遊民無所容於世今天下田制不定而遊民衆多制用無節而風俗奢靡所謂一人耕之十人從而食之一人蠶之百人從而衣之欲民之無饑寒不可得也饑寒切身而欲民之不為非亦不可得也今欲民得其養在去天下虛糜無益之費而制用有經重本抑末使巧詐游民

後世積敝

王文真公全集 卷之四
各皆立本如此則生者衆而食者寡爲之疾而用之舒而財用無不足矣其三代貢助徹之法後世均田限田之議口分世業之制必俟人心和洽方可斟酌行之師其意而不泥其迹行之有漸則通變得宜民皆安之而不見其擾矣所謂人心和洽又在教之有方而教之之方唐虞三代備矣昔者堯舜在上憂民之逸居無教而近於禽獸也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是故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先德行而後文藝明倫之教也又爲比閭族

黨州鄉之法以聯屬之使之相親相睦相愛相勸以同歸於善故凡民之有德行才藝者必見於人倫日用之間而一鄉之人無不信之者及其鄉舉里選之時比以告閭閻以告族族以告黨黨以告州州以告鄉而鄉大夫則以所舉者爲是而不復考其德行才藝悉以敬賢之禮遇之不若後世之猜忌防閑也鄉大夫舉於司徒司徒薦於天子天子拜而受之登於天府使司馬論才而授任是故在上者專以德行舉士在下者專以德行取士父兄以德行教之子弟以德行學之師保以德行勉之鄉人以德行榮之是上下皆趨於德行躬行實踐於孝弟忠信禮

義廉恥之間不復營心於功名富貴之末而功名富貴皆在其
中矣故在上者專取天下之賢以為輔相不欲遺天下之賢是
與天下之人為善也在下者專舉天下之賢以為己功不敢蔽
天下之賢是勸天下之人為善也精神命脈上下流通日新月
盛以至愚夫愚婦皆知所以為學而不至於人人君子比屋可
封未之有也後世以來非不知道德仁義為美亦非不知以道
德仁義為教而所以取士者不專以道德仁義而先於文藝之
末故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在上者以文藝取士在下者
以文藝舉士父兄以文藝教之子弟以文藝學之師保以文藝

勉之鄉人以文藝榮之而上下皆趨於文藝矣故當時之士自
幼至老浩瀚於辭章汨沒於記誦無晷無夜專以文藝為務益
不如此則不足以應朝廷之選而登天子之堂以榮父母以建
功業光祖宗而蔭子孫矣方其中式之時雖田夫野叟兒童走
卒皆知欽敬故學校之外雖王宮國都府郡之賢士大夫一皆
文藝之是貴而莫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學矣而況於窮鄉
下邑愚夫愚婦又安知所以為學哉所以飽食煖衣逸居無教
而近於禽獸以至傷風敗俗輕生滅倫賊君棄父無所不至而
冒犯五刑誅之不勝其誅刑之無日而已豈非古所謂不教而

所學非所用
所用非所學
三代而後
之痛心

殺罔民者哉嗚呼言至於此可不痛心今欲變而通之惟在重
師儒之官選天下道德仁義之士以爲學校之師其教之也必
先德行而後文藝廢月書季考之繁復欲射讀法之制取之之
法科貢之典祖宗舊制雖不可廢當於科貢之外別設一科與
科貢並行如漢之賢良方正孝廉我太祖人才之類不拘成數
務得真才其實興之典當重於科貢果有真才而位列亦出進
士之右其科貢之中苟文優而行劣者必在所絀行優而文雖
劣者亦在所取精神意思惟以德行爲主使天下之人曉然知
德行爲重六藝爲輕如此則士皆爭自刮磨砥礪以趨於道德

仁義之域而民行可興矣夫養之有道而民生遂教之有方而
民行興率此道也以往而悠久不變則仁漸義摩淪膚浹髓道
德可一風俗可同刑措不用而三代之治可幾矣然非天子公
卿講學明理躬行於上以倡率之則徒法不能以自行而卒亦
不可致矣苟不知從事於此而惟末流是務則因陋就簡補弊
救偏雖不無一時驩虞之效隨世以就功名終歸於苟焉而已
非王道之大也○又曰爲人君者體天地好生之心布先王仁
民之政依人心簡易之理因祖宗正大之規象陰陽自然之勢
以天下治天下斯沛然矣

初謁文成公詩二首

孤陋愚蒙住海濱依書踐履自家新誰知日日加新力不覺腔

中渾是春

讀書人識得踐履二字胸中便有春生氣象但事口耳者未免閉塞而成冬

聞得坤方布此春告違良地乞斯真歸仁不憚三千里立志惟希一等人去取專心循上帝從違有命任諸君礎磨第愧無胚

朴請教空空一鄙民

和萬鹿園

人生貴知學習之惟時時天命是人心萬古不易茲為魚昭上下聖聖本乎斯安焉率此性無為亦無思我師誨吾儕曰性即

良知宋代有真儒通書或問之曷為天下善曰惟性者師先生

稿顧問諸友曰天下之學無窮惟何學可以時習之江西涂從國對曰惟天命之性可以時習之曰復有可以時習之學乎童子周泣對曰天下之學雖無窮亦皆可以時習也先生曰如以讀書為學有時又作文如學文有時又學武如以事親為學有時又事君如以有事為學有時又無事此皆可以時習乎童子曰天命之性即天德良知也如讀書時也依此良知學作文時也依此良知學文學武事親事君有事無事無不依此良知言專一矣啟予者童子也始可與言一貫矣泣先生甥也

示學者

人心本無事有事心不樂有事行無事多事亦不錯

能無為兮無弗為能無知兮無弗知知此道兮誰弗為為此道

和從中出

三才圖會卷之四
古今
兮誰復知

次文成答人問良知

知得良知却是誰良知原有不須知而今只有良知在沒有良知之外知

咏天下江山一覽贈友

都道蒼蒼者是天豈知天祇在身邊果能會得如斯語無處無時不是天

世人不肯居斯下誰知下裏乾坤大萬派俱從海下來天大還包在地下

江海雖左長
於百川

真機活潑一春江變化魚龍自此江惟有源頭來活水始知千古不磨江

瑞氣騰騰寶韞山如求珍寶必登山無心於寶自然得纔着絲毫便隔山

茫茫何處尋吾一萬化流形宜著一得一自然常惺惺便爲天下人第一

千書萬卷茫茫覽不如只在一處覽靈根纔動彩霞飛天陽一出天地覽

題淳朴卷

三才圖會卷之四
雜著

左

一片青天日隱然星斗藏未曾當夜景何以見文章

贈友

名利心消得
盡朱子所謂
離得泥水者

看破古今為先生志何處欲與天地參利名關不住

送胡尚賓歸省

之子家衡陽遠來路六千專心求我學一住卽三年立志苟不
勇焉能耐歲寒無犯而無隱孜孜學問焉既聞堯舜道知性卽
知天又明孔孟學繼絕二千年修身乃立本枝葉自新鮮誠能
止至善大成聖學全至易而至簡至近至神焉位育皆由我怨
尤卽失焉如有相信者敬將此學傳殷勤再叮囑勿負別離言

除夕次文成韻

此道雖貧樂有餘還知天地似吾廬東西南北隨吾往春夏秋
冬任彼除混沌一元無內外大明萬世有終初雲行雨施風雷
動闢闔乾坤振此居

勉友人處困

若得吾心有主張便逢顛沛也無傷才機能發千鈞弩一柁堪
驅萬斛航動靜云為皆是則窮通壽夭只如常願期學到從容
處肯為區區利欲忙

次答友人

君子憂道不
憂貧

八句包得中庸一部

太極本無極

入室先須升此堂聖賢學術豈多方念頭動處須當謹舉足之間不可忘莫因簡易成疎畧務盡精微入細詳孝弟家邦真可樂通乎天下路頭長

若要人間積雪融須從臘底轉東風三陽到處聞啼鳥一氣周流見遠鴻今日梅花纔吐白不時杏蕊又舒紅化工生意無窮盡雨霽雲收只太空

和王尋樂

此樂多言無處尋原來還在自家心聖師專以良知教賢友當為切已箴念念不忘為積善時時省諱惜分陰意誠心正身修

後天地參同貫古今

勉學

逝者如是夫不舍晝夜

西風乍起季秋時信信將寒寒至之天道尚然人好法猛充仁

義莫教遲

寄東廓先生

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安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皆能立潮頭舞者

東海灘頭老坎高俯觀海內往來潮有能善立潮頭舞不用誦

蘆匪正操

送友

數年心事一朝融着實擔當樂未窮上賴聖師陶冶力下承賢

友切磋功悠悠歲月何時了蕩蕩乾坤到處容述此情懷期我友莫將意見泥胸中

書荷軒卷

胡子遠來學一見心中樂樂得遠來朋以此知多覺覺得善人多朝廷政日和太和感天地同樂太平歌胡生荷軒子荷軒翁造始構軒荷池上號稱荷軒耳周子愛蓮花以蓮為君子若非君子心焉能同如此有子善繼志冊葉追思爾能待善山師又師洛村子二師善教人使來四千里印證良知同使之知所止欣然歸復師如斯而已矣

文成有句云羨殺山中麋鹿伴千金難買菱荷衣先生曰羨殺山中沂浴伴千金難買莫春衣

王心齋先生全集卷之五

楚黃耿定力

原校

曾孫元鼎

輯

金陵焦大竑

八姪孫以鉦震九讀識

尺牘

與林子仁

自誠明謂之性苟非生而知之焉能自誠而明也如此自明誠謂之教苟非師友講明功夫頭腦并出處進退時宜焉能自明而誠也如此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學者之於師友切磋琢磨專在講明而已故曰學不講不明

答林子仁

來書所謂真實二字足見切實功夫但其間微有毫釐之辨不可不察蓋良知原自無不真實而真實者未必合良知之妙也故程子謂人性上不容添一物

答朱惟質

行此四德方為敬慎半食

得書知尹高陽可慰來謂既云敬慎不敗矣又云事所以立夫良知即性性即天天即乾也以其無所不包故謂之仁無所不通故謂之亨無所不宜故謂之利無所不正故謂之貞是故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

諸公直尸位耳

事終日乾乾夕惕敬慎此良知而已雖危無咎即所謂不敗即所以立也平齋求之良知更何疑於不足此便是盡性自能獲乎上下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而已矣能反求自不怨天尤人更何事

答宗尙恩

來書之意已悉但其欲吾九齋為第一等人物惜乎今日小用之非我所望也所謂欲自試云者古人謂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為學此至當之論吾九齋且於師友處試之若於人民社稷處試恐不及救也進修苟未精徹便欲履此九三危地某所未

許有疑尚當過我講破 其一

來書謂為祿而仕足見謙德古之人欲仕出疆必載贄三月無君則弔君臣大倫豈一日可忘昔者孔子為祿而仕為乘田必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為委吏必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不茁壯會計不當是不能盡其職是為不及牛羊茁壯會計當而不已者是為出位之思是為過之過與不及皆自取其罪過在九齋當了然此道自不至於如彼喜而不寐區區本心但休戚相關不能不為之慮耳為祿為道無入而不自得者有命存焉若夫仕之久速此又在吾九齋隨時消息見幾自試如何非我所

能逆料也 其二

與俞純夫

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明明亭亭當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而位育參贊者皆本諸此也此至簡至易之道然必明師良友指點功夫方得不錯故曰道義由師友有之不然恐所為雖是將不免行不著習不察深坐山中得無喜靜厭動之僻乎肯出一會商確千載不偶

答朱思齋明府

良知明德也
致良知明
德也

哉之字

徒法不能以自行徒善不足以為政文成功烈炳如故所傳非空談心性者比

良知天性往古來今人人俱足人倫日用之間舉而措之耳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但無人為意見參搭其間則天德王道至矣哉承諭撫按薦舉事竊思古之先覺者以萬物一體之仁而竭心思焉斯有萬物一體之政是故出則必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其程可以前定故曰三年有成曰必世而後仁豈虛語哉某本田野鄙夫豈足為邦家用第僻處海濱以虛聞竊名鄉里有司以此過舉撫按以是知我哉所謂聲聞過情此心獨無愧乎

與林子仁

別來不覺三載矣屢承惠問感激殊深始聞高中而居要地誠有喜而不寐之意又得龍溪先生諸友切磋學日益明此第一義也夫學外無政政外無學是故堯舜相傳授受允執厥中而已矣孟子曰經正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雖孔子必三年而後有成有志於忠君愛民者求其萬全之策必以此為是矣王正億者乃吾先師一脈之孤也愧我勢不能相隨看管此惓惓於懷萬望青自幸甚幸甚諒吾東城推此學之所自必自能照顧矣豈待贅言哉 其一

舟中所論人有道其言足以與無道其默足以容即大舜隱惡

揚善之道此所以謂為大知也吾東城執此中而用之則徹上徹下是為明哲保身矣其二

與南都諸友

都下一別不覺七八年矣思欲一會再不可得朋友之難聚易散也如此可不嘆乎先師之身既歿追之不可得也傷哉然先師之心在於諸兄不可得而傳之乎傳之者所以尊先師也不失其幾所謂時中也弟近有愚見請質諸兄未知高明以為何如裁示萬幸弟欲請教諸兄欲堯舜其君欲堯舜其民也然堯舜君民之道必有至簡至易至樂存焉使上下樂而行之無所

明世宗推尊
興獻足用為
善之心也乃
當時諸臣不
能善為承順
而擴充之徒
張桂等得
以行其逢合
惜哉

煩難也所謂為高必因邱陵為下必因川澤見幾而作功易成也今聞主上有純孝之心斯有純孝之行何不陳一言為盡孝道而安天下之心使人人君子比屋可封欽惟我太祖高皇帝教民榜文以孝弟為先誠萬世之至訓也蓋聞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後以形生化生者天地即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即天地也是故仁人孝子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其義一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夫聖人之德

仁義禮智信而已矣故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故上焉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下焉者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孝者所以事君也是上下皆當以孝弟爲本也無諸已而求諸人是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有諸已而不求諸人是獨善其身者也求諸人而天下之有不孝者未能盡其術者也不取天下之孝者立乎高位治其事是未能盡其術也取之在位所以勸天下以孝也立乎高位所

以尊天下之孝也使之治事所以教天下以孝也取之有道取之不專是不敬事而慢也取之不漸則必至於求全責備矣天地之道陰陽迭運從微而至著也初月頒取天下之孝者無擇其貴賤賢愚次二月頒取在各司之次位次三月頒賞爵祿次四月任以官事次五月頒以舉之司徒次六月頒取進諸朝廷天子拜而受之登之天府轉以頒諸天下以能教不能是以孝者教天下之不孝者也然以六月者若天道一陽以至六陽也其一陽者微陽也當維持以養之不可求全責備所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養至六陽則人人知孝矣昔人有求千里馬

者不得而先賞乎死馬則千里馬馴至亦其驗也亦君子用心之微意也必月月而頒詔者使天下皆聽其諄諄之教而知在上者用心之專也又得以宣暢其孝心使之無間斷也然一陽生於六陰之中知扶陽而不知抑陰則必爲所困矣六陰者皆不孝之謂也是故先王教民六行以孝爲先糾民八刑以不孝爲先此以上爲聖賢格言所以使天下有所稽也若以爲非者是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則當懲之懲一人而千萬人戒也蓋孝者人之性也天之命也國家之元氣也元氣壯盛而六陰漸化矣然而天下有不孝者鮮矣故有若曰其爲人也孝弟

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然而天下有爭鬪者鮮矣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然而百姓有不親者鮮矣若曰君不能是賊其君也若曰人不能是賊其人也若曰已不能是自賊者也只此一言便是非禮之言只此一念便是非禮之動便是絕人道棄天命也便入虛無寂滅之類也又何以爲萬物一體而立其人道哉在上者果能以是取之在下者則必以是舉之父兄以是教之子弟以是學之師保以是勉之鄉黨以是榮之是上下皆趨於孝矣然必時時如此日日如此月月如此

因勢利導不
犯逆鱗

歲歲如此在上者不失其操縱鼓舞之機在下者不失其承流
宣化之職遂至窮鄉下邑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與能所以為至
易至簡之道然而不至於人人君子比屋可封者未之有也愚
見如此高明以為何如自古聖人作字以孝文為教其旨深哉
此道人人可知可能上合天心下合人心幽合鬼神古合聖人
時合當今其機不可失矣

答徐子直

來書所謂即事是心更無心矣即知是事更無事矣足見用功
精密契一貫之旨可慰可慰夫良知即性性焉安焉之謂聖知

不善之動而復焉執焉之謂賢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以先
知覺後知一知一覺無餘蘊矣此孔子學不厭而教不倦合外
內之道也其一

來書謂虛靈無礙此云道之體也一切精微此云道之用也體
用一原知體而不知用其流必至於喜靜厭動入於狂簡知用
而不知體其流必至於支離瑣碎日用而不知不能一切精微
便是有礙有礙便不能一切精微故曰精則一一則精其二

與薛中離

昔高郵舟次歌濂溪先生故人若問吾何况為道春陵只一般

對外慕者淵
明為尚志對
孟子則為失
志矣

之句信即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之意先師良知實際正如此也
弟近悟得陰者陽之根屈者伸之源孟子曰不得志則修身見
於世此便是見龍之屈利物之源也孟氏之後千古寥寥鮮識
此義今之欲仕者必期通而舍此外慕固非其道陶淵明喪後
歸辭之嘆乃欲息交絕遊此又是喪心失志周子謂其為隱者
之流不得為中正之道後儒不知但見高風匍匐而入微吾兄
其孰與辨之

奉緒山先生

先生倡道京師興起多士是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非先生

樂取諸人以為善其孰能與於此哉近有學者問曰良知者性
也即是非之心也一念動或是或非無不知也如一念之動自
以為是而人又以為非者將從人乎將從己乎子謂良知者真
實無妄之謂也自能辨是非此處亦好商量不得放過夫良
知固無不知然亦有蔽處如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孔子曰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齊王欲毀明堂而孟子曰王欲行王政則
勿毀之矣若非聖賢救正不幾於毀先王之道乎故正諸先覺
考諸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而求以明之此致良知之道也觀諸
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

致良知何嘗
遺却道問學

過則可見矣然子貢多學而識之夫子又以為非者何也說者謂子貢不達其簡易之本而徒事其末是以支離外求而失之也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良知之本也簡易之道也貫者良知之用也體用一原也使其以良知為之主本而多識前言往行以為之蓄德則何多識之病乎昔者陸子以簡易為是而以朱子多識窮理為非朱子以多識窮理為是而以陸子簡易為非嗚呼人生其間則孰知其是非而從之乎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簡易之道也充其是非之心則知不可勝用而達諸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德矣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

說約也嗚呼朱陸之辨不明於世也久矣昔者堯欲治水四岳薦四凶堯曰靜言庸違方命圮族既而用之果至敗績四岳不知而薦之過也堯知而用之非仁乎不能拂四岳之情舍己之是而從人之非非至仁者不能與於此也是以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岳曰允子朱啟明堯曰罷訟可乎是以不得舜為己憂不特仁乎天下亦仁於丹朱也舜即受堯之禪而又避位於堯之子使當時之人皆曰吾君之子而立之不幾於失堯仁丹朱之心乎不特失堯仁丹朱之心亦失堯仁天下之心也此是非之難明也舜受堯之禪是也而又不忍逼堯之子於宮中而避

之避之者遜之也是故順乎天而應乎人皆由己之德也孔子曰盡善又盡美是非明矣故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此先師所謂致知焉盡矣鄙見請正高明其裁示之

答大守任公

兩辱枉召感愧殊深恭聞執事以賢舉僕矣果如所舉則不敢如所召果如所召則又負所舉矣於此權之與其負所舉寧不敢如所召也孟子曰有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僕固非不召之臣亦不敢不願學也學之如何堯舜執中孔孟為仁而已程子曰一物不該非中也又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夫

巖巖氣象

不能如召之故如是矣學者還當於言外求之

既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一夫不獲其所即已之不獲其所也是故人人君子天地位而萬物育此僕之心也雖然僕又有所厚也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僕之父今年八十九歲若風中之燭為人子者此心當何如哉此尤僕之所以不能如召也伏願執事善為僕辭使僕父子安樂於治下仍與二三子講明此學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豈曰小補云乎哉故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也亦所謂修身

見於世也修身見於世然後能利見大人能利見大人然後能
不負所舉矣然非一體之仁者其孰能若執事之薦僕哉故孔
子曰賢者賢哉薦賢者賢哉子貢悟之亦曰薦賢者賢哉

答黎樂溪大尹

如皋縣大尹名
堯勳西蜀人

來書所謂動之即中應之至神無以如矣是故人受天地之中
以生而動之即中隨感而應而應之即神先生為民父母如保
赤子率真而行心誠求之當擬議則擬議是故擬議以成變化
又何惑之有哉民受海潮之難往者不可追見在者仁政自能
存恤以為生生不息之國本是故近者悅而遠者來何俟贅言

天人感應如
響

矣昔者堯為民上而有九年大水使禹治之而後天下平地成湯
有七年大旱能以六事自責大雨方數千里此人事變於下而
天象應於上也所謂位天地育萬物參為三才者如此而已高
明以為何如

答徐鳳岡節推

來諭謂良知在人信天然自足之性不須人為立意做作足見
知之真信之篤從此更不作疑念否知此者謂之知道聞此者
謂之聞道修此者謂之修道安此者謂之聖也此道在天地間
徧滿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原無古今之異故曰為飛戾天

疑此者聞而
未修知而不
知也

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所謂聖門肯綮者此而已聖門惟由也嗙然教之曰修己以敬子路以為未足又曰安人安百姓亦惟敬此而已矣學者信不及此則當就明師良友講明之未可輒生疑惑

答林子仁

得書見疎山公薦疏書中云當道氣味殊別乃理勢之自然無足怪也求之在我必有一定之道當量而後入不可入而後量也若君相求之百執事薦之然後出焉此中節之和吾之道可望其行矣吾之出可謂明矣易曰求而往明也若君相不用百

三代以下只諸葛孔明一人

執事雖薦之不過盡彼職而已矣在我者雖有行亦不過敬君命而已矣前此諸儒忽於此道至於入而後量是以取辱者多矣可不鑒哉大學曰物有本末是吾身為天地萬物之本也能立天下之本然後能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吾東城默而識之其一

來書謂府尊以禮來召賤疾不能行當以禮辭用上敬下用下敬上其義一也又何不可哉禮聞來學未聞往教致師而學則學者不誠矣往教則教不立矣皆不足以知至尊者道也昔者公山佛胥召子尚欲往而况其以上者乎欲往者與人為善之

孟子家法

誠也終不往者以其為善不誠也使其誠能為善則當求於我又何以召言哉是故天子不召師而況其以下者乎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不智也於此可以觀道之精也東城於此默而識之可也其二

答鄒東廓先生

辱手教兼惠書布具感具感滿擬舊冬一會請正賤疾不能出於心歉歉先生明先師良知之學倡於青原興於南都今又入輔東宮乃天地鬼神祖宗社稷生民萬物之福也其責任豈不大哉昔者堯舜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孔子不得顏曾為已憂其

位分雖有上下之殊然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則一也是故堯舜孔曾相傳授受者此學而已學既明而天下有不治者哉故通書曰曷為天下善曰師師者立乎中善乎同類者也故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非天下之至善其孰能與於此雖然學者之患在好為人師故孔子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則無斯患矣是故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又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不可與言而與之言皆歸於自家不智以此為學只見自家不能是以遷善改過日入於精微也不然則抱道自高未免於怨天尤人此所以

為患也世之知明德而不親民者固不足以與此明德親民而
不止於至善者亦不足以與此也大學釋止至善必曰緝蠻黃
鳥止於邱隅於止知其所止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
安身以崇德也高明以為何如

與徐子直

前者書中欲吾子直思之未及明言然亦不過率此良知之學
保身而已故中庸曰君子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
以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孔子曰五十以
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豈欺我哉竊思易道潔淨精微雖不能盡

以此作安身
二字藍本亦
大印証也

述其詳然聖神之出處上下已具於乾坤兩卦之六爻也以此
印證吾良知無毫釐之差自能知進退保身之道矣今吾子直
居九三危地而為過中之爻乃能乾乾夕惕敬慎不敗如此是
能善補過也故无咎夫陽者陰之主也陰者陽之用也一陰一
陽之謂道故坤六三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
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此之謂也將來或有
時而近大人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所謂自試也故无咎六四曰
括囊无咎无譽慎不害也此之謂也其餘以此推之上下無所
不通故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所謂止至

善也吾子直其慎思之其一

屢年得書必欲吾慈憫教誨於此可見子直不自滿足非特謙辭已也殊不知我心久欲授吾子直大成之學更切切也但此學將絕二千年不得吾子直面會口傳心授未可以筆舌諄諄也幸得舊冬一會子直聞我至尊者道至尊者身然後與道合一隨時即欲解官善道於此可見吾子直果能信道之篤乃天下古今有志之士非凡近所能及也又聞別後沿途欣欣自嘆自慶但出處進退未及細細講論吾心猶以為憂也我今得此沉疴之疾我命雖在天造命却由我子直聞此當有不容已者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其可恥皆由於無志

餘俟面講不備其二

答林養初

來書見所述孝弟之詳非身親履歷者不能言也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中庸謂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人謂尊賢也知天謂聞道也如州中某某於道皆有所得吾養初能愛而親就之可謂尊賢矣尊之明此良知之學聞天命之性可謂聞道矣聞道則中和之氣在我矣以之事親斯謂之孝自有愉色婉容而無扞格怨尤矣是故父母悅之喜而不忘父母怒之勞而不怨以之事君斯謂之忠

以之事長斯謂之弟以至於天下之交則無所不通故易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養初能進於此可謂大孝矣乎

答劉子中

來書云簡易功夫只是慎獨立大本此是得頭腦處又謂遇境動搖閒思妄念不能除去此學者通患子中只在簡易慎獨上用功當行而行當止而止此是集義卽此充實將去則仰不愧俯不怍故浩然之氣塞乎兩間又何遇境動搖閒思妄念之有哉此孟子集義所生四十不動心者也若只要遇境不動搖無

佛家病正坐此

閒思妄念便是告子不集義先我不動心者也毫釐之差不可不辨子中當於明師良友處求之成就此學此天下古今大事堯舜孔曾相傳授受只是如此所謂道義由師友有之子中其念之

答侍御張蘆岡先生

昨拜尊賜又辱手教并佳什感激何如古所謂先匹夫以貴下賤者於今見之矣佩服不敢忘蒙示有司云聖愚同性今古一機不可謂天下盡無其人以絕將來之望山林田野夫豈無格物窮理講學明道修身治行而爲振古之人豪者乎問一有之

苟因非忌而
自修古安有
朋黨之禍作
聖種子輔世
名臣

同類者譏其矯俗當道者議其好名豪傑者嫌其迂鄙俗者忌其矜此固執事大人萬物一體之仁樂取諸人以為善而與人為善之心也然而在修身治行者反求諸身果有矯俗好名之蔽迂濶矜矜之偏自當修之治之所謂非議嫌忌者無非砥礪切磋之師矣竊聞執事宜令首戒以省刑罰此又仁人君子存心愛物古人泣囚之意也生民何幸蓋刑以弼教不得已而後用之古人刑期於無刑故能刑措不用今之為政者非不慕此然而刑不勝刑罰不勝罰則必有所以然之說也豈人心有古今之異抑時勢之不同而治之有難易歟將古之善為政者必

有至簡至易之道易知易從之方而後之為政者未之思歟所謂人人君子刑措不用道不捨遺者不識何日而得見乎此僕之心固有所惓惓不敢不因知我者請教也非敢為出位之思自取罪戾來諭謂心有所得足為理學補益為身心體驗為世道經濟者愚謂此心綱紀宇宙流行今古所謂天理也存此心是謂理學足為補益矣是道也非徒言語也體之身心然後驗矣是道也萬世不易之常經無物不濟者也堯舜相傳授受允執厥中正謂此而已矣高明以為何如

答王龍溪

真學孔子孟子後一人

書來云羅子疑出入為師之說惜不思問耳諺云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非先生而何先生知我之心知先師之心未知能知孔子之心否欲知孔子之心須知孔子之學知孔子之學而丈夫之能事畢矣

答劉鹿泉

來云三千歲花實者久則微也頃刻花者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無根無實者即無聲無臭即根即實者即天命之性也通書云無極而太極者即無根而根無實而實也太極本無極者即此根本無根實本無實也不然則無根無實者淪於虛無即根

來云疑脫字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即實者滯於有象而非所謂道矣故道也者性也天德良知也不可須臾離也率此良知樂與人同便是充拓得開天地變化草木蕃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先君子嘗謂吾兄弟曰文貞集行世二百餘年矣愛而傳之者
心心相印未易一二言其所以然也而當年隨輯隨刊編次未
遑較畫如孝弟箴樂學歌等篇年譜語錄並載可一省論說詩
章又錯見於尺牘可放論孟某篇多記某某之例比類編之其
前之譜系後之傳誅只載家乘可也需重刊善本則習讀者益
便謹識九十餘處示汝輩讀書梯筏得失不能自知亦思附刊
以正有道庭訓耳熟者如此顧先君子未果辦長兄福未幾繼
歿茲協榮禧弟聘之姪遵貽意敬錄原書分爲五卷重新聚

跋

先君子嘗謂吾兄弟曰文貞集行世二百餘年矣愛而傳之者
心心相印未易一二言其所以然也而當年隨輯隨刊編次未
遑較畫如孝弟箴樂學歌等篇年譜語錄並載可一省論說詩
章又錯見於尺牘可放論孟某篇多記某某之例比類編之其
前之譜系後之傳誅只載家乘可也需重刊善本則習讀者益
便謹識九十餘處示汝輩讀書梯筏得失不能自知亦思附刊
以正有道庭訓耳熟者如此顧先君子未果辦長兄福未幾繼
歿茲協榮禧弟聘之姪遵貽意敬錄原書分爲五卷重新聚

妾附識言謹承數典不忘之誼道光六年仲春月 日王榮祿
謹跋

木暮春潛菴先生閱此集又令裕校其半裕因按卷首
載劉節吳梯薦疏二章然劉疏已失無別本之可考蓋此
二疏當時不能進退而今也及托此集行吾人讀此當
以知所從矣乎 宇都宮岡田裕謹跋

心小卧田未見一二言其復以然也而當以國神與氏誠公
夫吾二書簡香只叙曰文竟與行世二百餘年矣

和漢洋書白藉
并法帖類賣買

西京寺町通綾小路下町

製本所

川勝徳次郎

